

# 摩根之梦

张波著

法律出版社

**摩根之梦**

张波著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66,000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ISBN 7-5036-0217-1/I·11

书号10004·032 定价1.80元

## 内 容 提 要

南方铝制品公司花费巨资从摩根国际机器公司引进一套铝型材生产线设备,当天车工正在车间吊装设备时,突然发生了车毁人亡的事故,接着又起了大火,没开箱的新设备被烧成一堆废铁。开天车的能手怎么会车毁人亡?仅有一层木板的包装箱着火,怎么会使机器设备熔为废铁?市检察院的同志根据群众的检举展开了工作,卷进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尖锐斗争……

本书虽以侦破形式出现,但作者着意刻划在引进技术设备工作中出现的几种典型人物,塑造了机智勇敢、公而忘私的检察人员的感人形象。

## 目 录

第一章	火，奇怪的火	( 1 )
第二章	两种不同的旋律	( 3 )
第三章	深夜的推测	( 20 )
第四章	笑，并不使人喜欢	( 26 )
第五章	苦，有甘的余味	( 40 )
第六章	夜，雾濛濛	( 52 )
第七章	争论在继续	( 67 )
第八章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 85 )
第九章	感情的浪	(101)
第十章	双狮表拉出的引线	(119)
第十一章	苦海无边	(132)
第十二章	难道是她	(149)
第十三章	不对节奏的舞步	(169)
第十四章	曲与直的故事	(180)
第十五章	爱的梦，梦朦胧	(191)
第十六章	酒不解真愁	(200)
第十七章	心灵撞击的火花	(213)
第十八章	自相残杀	(226)
第十九章	密锣紧鼓	(228)
第二十章	梦，破灭了	(235)

## 第一章 火，奇怪的火

严格地说，这里是沒有春夏秋冬之分的。一年四季，风是那样和煦，空气是那样湿润，花是那样艳丽，天是那样辽阔。眼下节令已是寒露，可谁也不会相信，立秋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座落在祖国南疆的宾州市，以其四季如春的景色而被美称为绿色的南珠。它的高楼大厦、学校、剧场、体育馆、文化宫……一切的一切，全都被如盖的绿荫庇护着，人们只觉得有浅绿、嫩绿、浓绿、墨绿之分，哪里知道有什么寒来暑往。

绿色，意味着宁静。宾州市的宁静是远近闻名的，不少文人墨客都愿意到这里来埋头写作，据说宁静可以使他们才思奔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潮打破了宾州市的宁静，使它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样，到处响起改革的战鼓声，传说着激动人心的改革奇迹。文人们对此十分感慨，纷纷用他们的笔来描绘宾州市的不宁静之夜。

一位诗人写道：风机不断：隆隆，隆隆，炉火如炽：熊熊熊熊，宾洲城睡去了，风机和炉火编织着她的梦……

另一位诗人赞道：霓虹灯，柔姿裙，迪斯科，华尔兹，天上的星星都疲倦得瞌睡了，宾洲城却没有半点睡意……

是的，宾洲城没有半点睡意。此刻已是深夜两点钟，街

市上依然灯火辉煌，工厂里机器依然飞转。

南方铝制品公司总厂座落在宾洲市的东南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才开始三班生产，现在，零点班的工人们正在争分夺秒地战斗。天车工李可生坐在天车驾驶室里，精神饱满地环视着空旷的大车间的四周，心里有着一股难以言状的兴奋情绪。这个高二十多米，长三百多米，宽三十米的全钢筋水泥结构车间，是公司和美洲摩根国际机器公司S国子公司签订设备引进合同之后才破土的，短短几个月时间，便象孙悟空变戏法一样把一座庞然大物立在天地之间了。昨天，摩根公司的设备刚刚到齐，今天就开始吊装了。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这样的生活节奏是正常的，这在过去的南方铝制品公司，不，甚至整个宾洲市，都是不可想象的。李可生望着堆放在车间后面的一箱箱设备零部件，心中禁不住一阵舒心的微笑。他仿佛看到一条由熔化到产品包装的生产流水线已经投入生产，他们这家屈居全国第十六位的铝制品公司，从此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一。让那些瞧不起他们的绢纺厂的丫头们目瞪口呆吧！这一回，该我们南方公司的小子们扬眉吐气了。更使李可生欢心的是，摩根公司很快就会派技术代表团来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他将是第一批培训对象。记得摩根公司S国子公司总经理帕理的业务全权代表齐克先生第一次见到李可生的时候，对李可生就十分亲热。齐克是S籍华人，他用流利的乡音对李可生说：“李师傅，你给我的印象十分美好，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出色的天车工。日后，待生产线投入试机后，我将为你说情，让你第一个接受S国技术代表团的业务培训。”李可生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之后，设备零部件陆续到厂，齐克先生一有空就来找他

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老实说，李可生对他吹的S国的生活并不太感兴趣，只是喜欢他时不时递过来的“万宝路”香烟。这鬼烟，书上讲它有毒，可李可生吸了一口，往肚里一吞——哎哟，那股味道，仿佛吃了仙丹。什么毒不毒，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哨音响，是叫天车的信号。李可生向下瞭望，只见零部件堆里，有人在向他招手。李可生把闸一拉，大车开动，轰隆隆地开了过去。渐渐地，他看清楚了，站在前排指挥吊装的，是安装班副班长刘仁，右边站着他的师傅邓多友，后面除了夜班工人和技术员李雪，还多了两个人：公司总经理何舟，副总经理兼总厂厂长周华。李可生心想，把车开平稳些，给总经理留个好印象。说也奇怪，天车象听见了他的心声似的，走得比任何时候都平稳。进入刹车区，该刹车掣动了。李可生把手把扳到刹车的位置，怪，天车不但不减速，反而象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向前直冲。李可生的心怦怦地乱跳，冷汗象泉水一样往外涌，一瞬间湿透了全身。糟！快冲到车间端部的山墙了，怎么办！怎么办！

“拉闸！拉闸！快拉总闸！”师傅邓多友在下面拚命地叫喊。

对，拉闸，把电源断掉！下面的喊声提醒了李可生。他飞快地把手伸向天车总闸门，用力一拉，拉断了天车的电源。按往常，这是最灵验的一招，电一断，天车马上就会停下来。可今晚却反常，天车仍象一位醉汉，不顾一切地往前撞。

一场毁灭性的事故就在眼前，完了，完了。天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李可生一声惨叫，声音未落，天车象一头冲进

火阵的野牛，发疯似地向轨道末端的山墙撞去。“轰隆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山墙被撞得落下一阵砖雨，撞破了天车驾驶室的玻璃窗，李可生被抛出室外，和砖雨一道摔在地面上。天车不知是被撞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巨响过后便停住不动了。

车间里的人们顿时乱成一锅粥。有人往外跑，有人向里冲，更多的人是呆呆地站着，只知道一个劲地喊，脚却不知怎么迈，手也不知怎么动。

何舟在工业战线上呆的时间不算短了，少说也有十多年，可是象今晚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碰见。当天车怎么也控制不住，发疯似地奔驰的时候，他就慌得双脚筛糠，六神无主。今晚是吊装摩根公司新设备的第一个零点班，他是作为视察现场，给工人们一个深入下层印象的形象出现的，没想到还没来得及与工人交谈，事故便发生了。他大叫一声“哎哟——”双手抱着头，第一个冲出车间外。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位领导人，自己的慌乱会使本来就不堪设想的场面更加难以控制。还是副总经理周华沉着镇定。天车失控时，是他提醒身边的师傅邓多友，叫他们喊李可生拉总闸。当何舟抱头鼠窜的时候，他快步冲到人群中，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跟我来，先救人要紧！”

一时被吓呆了的人们，听到喊声，定住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跟着他去抢救被摔得血肉模糊的李可生。

咚咚咚，一阵脚步声，有人飞跑着向厂区卫生室奔去，一边跑一边喊：“出事啦，快救人呀！”

刘仁大步走在众人的最前面，第一个拨开地上的碎砖，把李可生的头扶起来。“阿生，阿生，你醒醒，你醒醒！”

李可生却怎么也不醒。

穿白大褂的厂医赶来了，后面还跟来一辆东风牌货车。厂医挤进现场，看到被鲜血染红了全身的李可生，立即进行了现场急救，止了血，然后叫几位青年人帮忙把李可生抬到货车上。周华放心不下，跟着跳上了车，同车的还有十多个青年工人。汽车急匆匆地离开工厂，向宾洲市人民医院驶去。

紧张的时刻时间过得最快，当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李可生送走，又乱哄哄地收拾了一阵车间之后，时针已指向凌晨四点了。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向食堂，去吃夜霄。

今晚的夜霄是人们最喜欢吃的牛腩粉，可是谁都不觉得开胃，没吃上几口，又议论开刚刚发生的事故来。

突然，车间里传来急促的喊声：“救火啊！救火啊！车间起火了！”

人们又一次被惊呆了。真是祸不单行！怎么“事好”全都凑在今天夜里？火，这奇怪的火是怎样烧起来的？怎么偏偏在人们吃夜霄的时候？怪，真怪！

人们带着各种猜想、疑问，急匆匆地奔向火场，去抢救这场奇怪的火。

厂里所有的灭火器都出动了，但压不住火势，火象一阵风，一会儿便把堆放在车间一端的摩根公司新运到的设备烧起来了。不知是有人向消防队打了电话还是消防队从望火楼中看到了，不出二十分钟，消防队赶到了，消防车的警报声十分恐怖，把个宾洲城都吵翻了。四五支水龙同时喷水，向着火的包装箱射去。浓烟夹着水蒸汽顿时把整个车间罩住，只听得见人的呼喊，却什么也看不清楚。高压水柱也压不住火

037749

势，白茫茫的水蒸汽中依然射出火的亮光。火，并没有被扑灭，还在一个劲地燃烧，时尔，还传来一股难闻的怪味，使人恶心想吐。

消防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高压水龙头射上去的水不但灭不了火，倒象是汽油，把火越浇越旺了。

怪！这火起得突然，烧得出奇！

消防队长下达了紧急命令，停止射水，改用喷射化学灭火剂的办法。就在这时，人们发现火势又变化了，它收起了原来的烈焰，变得象化铁炉中焦炭烧成白炽时的状态一样，没有火焰但温度极高，摩根公司的巨大的机器设备零部件仿佛被丢进了炼铁炉，此刻都变成蛋黄状态了。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高温使得四面八方吹来了大风，可是那火一点也不蔓延，只是把摩根公司的进口设备烧着，附近的其他物品，诸如堆在近处的枕木呀等等一点也着不起来。

消防队长指挥着队员们改变了好几种救火的方法都无济于事，看看火势没有蔓延，也只好作罢，让队员们把住火场的各个关口以防发生意外，之后，便和工人们一道眼看着这一场怪火尽情地燃烧。

怪火并没有人们推想的那么经久不衰。正当人们耽心它不知烧到何时才熄灭的时候，象有人拧了油灯的灯芯一样，火说熄就熄灭了，只有一股一股的蓝烟在袅袅地飘。

当何舟稳住了神，领着工人们来看火烧后的进口设备时，他的脸色煞时变得象蜡一样，豆样大的汗珠从额上冒出来。他只觉得有一股热血直冲他的脑袋，一阵昏眩，双眼一黑，一个踉跄，差点倒在地上。

完了，一切都完了！耗资七千万元的进口设备，还有那近期的产品出口计划，远期的发展规划全都完了！

怪火，这场奇怪的火，别的不烧，偏偏就烧进口设备，而且火这么猛，温度这么高，这该怪谁，怪谁呢？

宾洲火车站的钟敲响了，“铛，铛，铛……”一声一声，象大锤，一下一下敲在何舟的心上。

## 第二章 两种不同的旋律

改革给宾洲市带来了生机。各种“公司”、“贸易中心”、“商场”风起云涌，使得大街上不知不觉挤满了车辆、行人。人们习惯了宾洲城的宁静，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车，不禁埋怨起街道的窄小来。这街，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窄了？窄得连走路都摩肩接踵了。

刘思源向来不大愿意上街，一定要买东西的时候，也要等到午休街上人少的时候，直去直回，很少中途窜街、窜店，这是在改革以前。改革以来，街上人挤了，商店也开到宿舍门前来了，他就更少上街了。今晚，华灯初上，他却在街上的人流中出现了，李雪的右手挽着他的左手，在闪耀跳动的彩色灯光中缓缓漫步。

“源哥，你看，”李雪指着前方灯火辉煌处说，“是不是彩电刚到？过去看看。”

刘思源最怕近热闹地方，但又不好扫李雪的兴，只好皱了皱眉，点头同意。待他俩走近一看，原来是中国工商银行在发放有奖储蓄券，每张二十元，一年还本息，分头二三四等奖，头等奖奖金二千元。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人们一是感到新鲜，二是想搏好运中奖，于是便里

三层外三层地围上了。

“走吧，没什么好看的。”刘思源拉了拉李雪。李雪不愿离去，想挤进去搏搏运气。刘思源提醒她道：“你不是说要去看看家具吗？”

是的，看家具要紧，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决定，房子问题也快落实了。李雪向刘思源投去甜蜜的一笑，然后又挽起他的左手，往前走。刘思源望着李雪，轻轻地摇了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他真不理解，李雪为何变得这样快。追求时髦，穿着讲究，跳舞求刺激，所有这些都顺乎情理，可以理解，唯独她对现任的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所在的南方铝制品公司总厂在她的心目中越来越显得没有地位，这就确实无法理解了。以前，他总以为他是理解她的，因为他俩从小生活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吃根雪条都是你咬一口我咬一口，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长成姑娘小伙之后，虽说分开住了，而且由于工作需要，刘思源很少回家，但他俩仍然是无话不谈，心中不留半句隔夜话。说不理解好象也讲不过去。可是近年把以来，当他俩认真地意识到两人要结合了，要成为终身伴侣的时候，刘思源猛地发现了，他和她有着不小的距离，他对她有不少地方不可理解。这不，关于昨晚她们工厂失火的事，刘思源向她问过三次了，她硬是一句也不肯说，真是不可理解。

“阿雪，起火的时候你不是在现场吗？怎么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刘思源忍不住又问。

“又来了。你怎么对那火老缠住不放？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感兴趣。”

“随便讲讲嘛，听说那火烧得很奇怪，怎么个怪法？”

“你想调查事故是不是？告诉你，你找错对象了，检察员先生。”

刘思源心里一震，想：怎么，我摆出检察员的架子了吗？没有，一点也没有。转念一想，也好，把检察员的王牌亮出来也好，看看灵不灵。他对李雪笑了笑说：“因为火是怪火，我们检察部门就想打听打听，怎么，不支持我吗？”

李雪用小手指点着刘思源的额头：“你呀！现在在街上，谈什么！想听，看完家具回家再说。”

刘思源不好再讲什么。李雪的话却多起来了。她对夜市里的成衣行大加议论，对当今流行的各种服式一一做了点评。一会儿问刘思源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组合家具合不合心意，一会儿又问将来独自开火是烧电合算还是烧煤气合算。她的话题俯拾即是，走完了几条街，窜完了七八家家具店，刘思源竟未能插上半句。

刘思源机械地迈动着脚步跟随李雪走，心却离开闹市，跑到那场怪火那里去了。他是在到消防队调查其他问题时，无意中从消防队员们的谈论中知道南方铝制品公司总厂失火的事的。本来，失火并不都与检察工作有关，但当他听说这场火很怪，而且竟把该公司从摩根公司引进的设备全部烧坏时，职业本能提醒他，这场火值得“检察检察”，这恐怕不是一般的事故。在食堂里吃过晚饭，他立即给李雪打电话，想告诉她他要找她谈谈。谁知电话刚打通，李雪便不由分说下起命令来，叫他七点钟在人民路天桥左侧的宣传栏边等她。本来，他想把自己的想法立即向检察长马志娟大姐报告的，但转念一想，自己对这场火的情况了解得还太少，马大

姐喜欢的是言之有物，句句落到实处，倒不如由李雪再补充一些情况再报告她。哪知李雪一点也不理会他的心境，使他大失所望。现在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怎样能够使李雪谈一谈当时的情形，最好能讲得具体些。

“喂，你怎么啦！”李雪发现刘思源魂不守舍，以为他在偷看旁边的姑娘，待她四处溜了一眼，没发现有值得看的“美人”，有的几乎全是男性，她才用手捅了捅他。

刘思源这才清醒过来，歉意道：“没什么，没什么。”

“我看你失了魂似的，在看什么？”

“看家具呀！”

“家具？你看看，这是什么店！”原来他俩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家具店已经进到鞋帽店里了。

刘思源抬头一望，店里全是鞋帽，脸不禁涨红得象火烧一样。

李雪心里仿佛塞进了一团棉花，好不难受。已经不知是多少次了，每次约他上街，他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象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最关心国家大事、检察院的大事、南方铝制品公司的大事。可是，你工作那么积极，那么卖命，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呢？都快三十的人了，讨老婆连房子都找不到。分房的时候，有谁还记得你是个大忙人呢？那些上班屁事不干，一天到晚看报纸、吹牛过日子的人，由于工龄长，资格老，照样搬新房，每起一栋新的搬一次，你何苦呢？最令李雪恼火的是，结婚好象只是她李雪一个人的事。找房子他不着急，买家具他推三托四。今天他满口答应陪她出来看家具，她心里着实有说不出的激动。她满以为他终于觉醒了，知道他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了，没想到他仍然和往常一样心

不在焉，魂不守舍。李雪咬了咬嘴唇，极力控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声音有点颤抖地说：“你……你觉得陪着我不好受，是吗？”

“不，不，阿雪，我绝没有这个意思。”刘思源慌得语无伦次。

说话间他俩来到街心公园，李雪先在石凳上坐下，刘思源靠着她坐了下来。

“源哥，你变得真快呀，是不是觉得我私心太重，思想情趣太低下，太俗气了，或者干脆说，我配不上你……”

“阿雪，你怎么啦，怎么这样说话。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伤了你的地方，你骂我打我都行，可千万……”

“源哥，山盟海誓我不要，我要的是你的心，你告诉我，现在你在想些什么，说真话，我要听真的。”

“好，我原原本本告诉你，我一直在想着你们公司那场奇怪的火，你摸摸我的心，一点也不乱，这全是真话。”

李雪不用摸，她信，她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可是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点也不想他俩的事，他的心中真的只有工作？啊，多么令人心寒，今后和他朝夕相处，怎么过啊。

“你知道，我这人脾气怪，要了解的事没弄出个头绪吃饭睡觉都不会安宁的。阿雪，你在现场的嘛，你为什么不能向我提供一些情况？”刘思源说完话才意识到自己又转回来了，忙说：“啊，你看我，又来了。”

李雪轻轻地摇着头，苦笑着：“唉，真没办法。我虽说在现场，但那火是怎样烧起来的，确实不知道。”

“你觉得怪在什么地方？”

“没什么怪。啊，对了，有一股怪味，闻了令人恶心。”

“此外呢？”

“此外……听说秦工发了很大的脾气，不过秦工一开始对这一引进项目就有意见，他发脾气是常事，不足为奇。”

“秦工是谁？”

“南方铝制品公司总厂总工程师，我的顶头上司。”

“能介绍我认识吗？”

“源哥，这种人你还是不认识为好。说真的，我们都不小了，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事办了吧，我们公司的事，你千万别去插手。”

“为什么？”

“你别管。说到底是为你也为我。源哥，我们谈些别的吧。”

刘思源不再做声，站起来，又由李雪勾着他的胳膊，缓缓地迈步在彩灯耀眼的大街上。

而此时，在南方铝制品公司经理办公室里，秦少川与周华正在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

争论自然是由失火引起的，但争论的内容牵涉很广，对秦少川和周华缺乏了解的人很可能听不懂。

“我看这火并不那么简单。对S国子公司这批货我早就有保留意见，对这火，我也持同样的态度。”秦少川坐在总经理何舟的对面，侧着身，斜向周华，香烟插在烟嘴里，正源源不断地冒着浓烟。

何舟不表态，转向周华。周华在下意识地翻着一本资料，但目光却定定地盯住对面墙壁的世界地图。他表面显得十分平静，而头脑中却在进行着一阵闪电式的思考。难道秦